

世界文学经典名著珍藏本

THE GREAT CLASSICS OF WORLD LITERATURE

法·大仲马
著

红颜恩仇记

下

群众出版社



红 颜 恩 仇 记

(原名《乔瑟夫·巴萨摩》)

[法]大仲马著

薛江 吴蕾译

(下)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图书馆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 颜 恩 仇 记 / (法) 大 仲 马 (Dumas, A.) 著; 薛 江, 吴
蕾 译,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8

ISBN 7-5014-1798-9

I、红… II、①大… ②薛… ③吴…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
代 IV.1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17731号

红 颜 恩 仇 记

[法]大仲马 著 薛江 吴蕾译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鸿发印务实业公司

850×1168毫米 32开 42.75印张 1009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书号:ISBN7-5014-1798-9/I·178

定价:(上、中、下册)58.00元

目 录(下册)

101	御断.....	(1)
102	迟疑.....	(6)
103	普拉提耶分坛	(12)
104	巴萨摩的演说	(18)
105	肉体与灵魂	(27)
106	灵魂与肉体	(40)
107	女门房	(49)
108	太子妃的邀请	(59)
109	卢梭的打扮	(65)
110	特安隆后台	(69)
111	彩排	(76)
112	国王的礼物	(82)
113	御膳	(87)
114	预感	(96)
115	季柏的罗曼史.....	(102)
116	父与女.....	(108)

红颜恩仇记

117	伦莎的反抗·····	(113)
118	二滴溶液·····	(124)
119	私奔·····	(135)
120	夜访安娜·····	(141)
121	捉奸·····	(146)
122	意志力·····	(151)
123	警察总监萨贺丁·····	(156)
124	匣子·····	(162)
125	嘲弄·····	(169)
126	信任魔法师·····	(178)
127	只欠东风·····	(184)
128	挣扎·····	(189)
129	爱情·····	(193)
130	回春之药·····	(202)
131	血·····	(210)
132	人与神·····	(217)
133	审判·····	(222)
134	升天·····	(229)
135	男爵陷入窘境·····	(234)
136	翻脸·····	(240)
137	昏倒·····	(245)
138	路易大夫·····	(252)
139	黎士留游戏人间·····	(258)
140	复返·····	(267)

141	手足情深·····	(272)
142	误会·····	(279)
143	盘问·····	(285)
144	最后的诊断·····	(291)
145	季柏的良心·····	(300)
146	两个痛苦的人·····	(306)
147	去特安隆·····	(317)
148	真相大白·····	(322)
149	路易大夫的小花园·····	(332)
150	父与子·····	(337)
151	良心自责·····	(348)
152	季柏的打算·····	(365)
153	愤怒的蔑视·····	(369)
154	决心报复·····	(376)
155	十二月十五日·····	(381)
156	最后的谒见·····	(388)
157	没有父亲的孩子·····	(395)
158	绑架·····	(400)
159	阿哈蒙小村·····	(405)
160	皮都这一家·····	(410)
161	启航·····	(415)
162	季柏的最后诀别·····	(421)
163	船上·····	(428)
164	阿索赫群岛·····	(432)

红颜恩仇记

尾 声	(440)
-----------	-------

101 御 断

这回的御断大典，一来王威所系，二来考虑当时激发这一件大事的原因，在礼仪上分外的隆重讲究。

默佩吾大法官很受大众憎恨，他自己当然明白。他很畏惧会被谋杀。但比较明白民心的人士预测，他多则受到一点冒犯侮辱，最低程度大约是叫人喝倒彩。

戴居庸公爵也确定会受到同样待遇，人民因法院派的论点听多了，本能上对他很反感。

国王表面平静，实是逞强，他穿着大典礼服，在镜前自我欣赏。

太子妃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心中好奇，一路到典礼场所，赢来不少佳评。

杜巴利夫人很勇敢，年轻貌美使她信心十足。再说，大众侮蔑轻视的种种言辞说也说了，哪还有什么新鲜的？她绚丽焕发，好像感染了不少人，争睹她国王情人的富丽风采。

红颜恩仇记

戴居庸公爵走到领先国王的重臣行列当中，神情高贵，不卑不亢，既不表现痛苦不满，也没有胜利者得意的喜色。若只看他本人，谁也想象不出国王与高等法院的这场争战，竟然是以此人为中心的。

法院的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当事人和旁观瞧热闹者，加起来超过了三千人。

当脚步声停止，人人都各就各位，国王神色庄严阴沉地命大法官发言时，整个大厅顿时鸦雀无声。

法院派诸人早知道这场御断目的为何，料想国王要向他们昭告心意，恐怕不会太温和。不过，他们熟知路易十五一向能容忍——其实是畏缩，若说他们有所担忧，也是为了这场御断的后续作用，并非大典本身。

大法官辩才无碍，开场白高明熟练。

讲辞急转直下，多有苛责，听得贵族们嘴角带笑，法院派人士则如坐针毡。

上谕命所有与布列塔尼法院有关之争端即刻停止，又命法院与戴居庸公爵停战修好，重新恢复司法的运转。以后讼案颇多，不论律师检察官，人人财源滚滚。

这些诱惑，既没能和解法院和默佩吾大法官，也没能和解法院和戴居庸公爵。不过君命已出，谁也不敢说什么。

太子妃玛丽安东妮忿然变色，这是她生平第一遭面对百姓的反抗，她冷眼估量着这反抗势力的力量。

她本来对这场御断并不以为然。可是，渐渐地，她觉得自己被吸引着，渐渐与和自己同样出身、同样等级的阵营认同，甚至竟觉得大法官的言辞不够犀利，令她大为愤慨。她觉得自己好像能够找到更恰当更锐利的话，好让这班人像刺棒下的牛群一样惊跳起来。总而言之，她恨默佩吾大法官太软弱，法院派太嚣张。

路易十五向来善于察言观色，他环顾四周，观察他自己认为很能表达心意的这篇讲辞到底效果如何。

他见太子妃面色苍白，双唇紧闭；再看看杜巴利夫人，意外地没见她有胜利的神态，却努力在观察国王的眼光，仿佛要借此知道国王心中在想什么。

大多数性格薄弱的人最怕的，不外是别人的思想意志领先自己。如果见别人心意正观察自己，便觉得自己做得不够，显得荒谬，觉得别人有权要求他们做得更多。

于是，他们行为就会出现极端，胆怯畏缩的会突然变得勇猛。

照规矩，路易十五在大法官的演讲之后，并没有必要多置一辞，这时，偏偏好像被什么多嘴魔附身，他突然作势表示有话要说。

全场为之大惊。

只见法院派席位上人人动作一致转了一百八十度，往国王所在御席看去。

在场的大公贵族、重臣军士都大为激动，不知在大法官这一篇完美的讲辞之外，国王还能讲出什么话而不嫌多余。说“多余”是因为他们对国王的尊敬。

黎士留公爵假装跟他的侄孙离得远远的，其实眼睛正一刻也不放松地牢牢监视着。突然迎上了杜巴利夫人一双秋瞳。黎士留具有一种瞬息万变的本事，他那嘲讽的眼光原来是以对角线为目的，立刻转以杜巴利夫人为中心，变得充满仰慕。

不过，杜巴利夫人也不是傻子，黎士留脸上那恭贺讨好的笑容骗不过她。

对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来说，这其中正进行着多少精彩好戏，短短片刻，有如无法形容的永恒。以上这些，全发生在路易十五

红颜恩仇记

准备发言前的片刻之内。

国王终于开口了。

“我的意愿，”他声音坚定地说，“诸位全听我的大法官表示过了。我希望各位忠实执行，因为我心意如此，绝不更改！”

这几句话，路易十五说得如天上之雷当空劈下。

全场的人好似雷击。

一阵战栗如电流般穿过法院派的席间，这阵恐惧的战栗，瞬间传达给所有在场的人。

太子妃情不自禁美眸一亮，向国王投过感激的一瞥。

杜巴利夫人激动得站了起来，若非顾忌稍后会遭石块攻击，隔天会收到百首以上的诋毁歌谣，差一点还要拍手叫好。

路易十五大获全胜。

法院派垂下头去，始终整齐一致。

国王从绣花金百合枕上起身。

身旁侍卫统领，军士司令及所有贵族立刻随之而起。

室外立刻鼓声响起，军号大作，老百姓几乎不可闻的嗡嗡耳语，在士兵卫队的控制下，消失在远处。

国王高傲地穿过大厅，所到之处人人谦卑垂首。

戴居庸公爵仍然走在国王驾前，态度仍然不卑不亢，仍无胜利忘形之状。

大法官到了大厅口，见人群走远，但被瞪的凶恶眼光威力不减，心生恐惧，交代身旁的警卫说：

“靠近我一些。”

黎士留身子躬得很低地向戴居庸行礼，一边说道：

“公爵，你见此刻人人头垂得很低，有朝一日抬起来，恐怕不是普通的高，你要当心！”

杜巴利夫人此时正和让子爵及几位贵妇经过。她听见黎士

留的话，顺口答道：

“嗯！元帅大人，不必操心，陛下不是说了，他心意已定，绝不改变吗？”

“听来的确可怕，夫人。”黎士留嘴角带笑说，“不过，算你幸运，那些可怜的黑袍子大人们并没注意到陛下说这话，眼光可是盯着你瞧的。”他嘴里说着恭维话，仪态万方地又行了一个礼，这礼行得美妙，连当今戏台上的演员都学不来。

杜巴利夫人是个女人家，而且一点也不懂政治，黎士留的话中她只听见恭维，一旁的戴居庸却感到无比威胁及讽刺。

所以她听了答以巧笑，她的盟友戴居庸却咬唇不做声，为黎士留如此怀恨不休暗自心惊。

这场御断，王室一方大获全胜。

不过，一记重击往往只能造成片刻的浑沌，混乱过后，被打击者精神愈健，力量愈强。

这是国王一行离开后，一小群站在花河堤边冷眼旁观的人心里的想法。

这一小群人共有三人，看来仿佛是凑巧相遇，从头到尾都很专心地观察着人群的反应。

“这回国王可是下定决心了，”其中一个眼神明亮、面容极为温和正直的老人说道，“御断可是大事。”

“是，”一个年轻人苦笑回道，“但还要真的得到执行才算。”

“这位先生，”老人忽然转身说，“我似乎认识你……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没错，卢梭先生，五月三十一日的夜里。”

“啊！是了，像那位年轻的医师，我的同胞，马哈先生。”

“是，阁下，请多指教。”

两个男人说着交换了一礼。

第三个人到这时为止尚未发言。那人也是个年轻人，面貌高尚，在整个典礼当中，只是观察人群的态度。

年轻的外科医师第一个离去，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另一个年轻人等他走开了，便转向卢梭说道：

“你还不走，阁下？”

“噢！我太老了，经不起人潮的挤轧。”

“既然如此，”那陌生人压低声音对他说：“卢梭先生，今晚，普拉提耶街见……请务必前来！”

老人闻言全身一颤，仿佛眼前站了一个鬼魂。

102 迟 疑

那陌生男人几句奇怪的话，使卢梭又惊又骇又难受地穿入人群，忘了自己太老害怕人潮，竟闯开了一条路出来。不久他来到圣母桥，一边继续做寻思，抄了沙滩区的捷径，往自己的家走去。

“这么说，”他心想，“这样一件事，本来每一名知情的人都须冒死保密的，看来竟是众人皆知。这就是这些神秘结社以人民之意志入会的人的后果。”

因为心情激动，向来走路谨慎的卢梭这时脚下飞快，心里继续想：

“这么说，我原来竟想去了解某些自许为‘受到天启的人’复兴人类的计划；我原来竟疯得要相信，从德国这啤酒迷雾的国家，竟会产生什么大不了的思想；我竟会提供自己的名字，去给人做蠢事阴谋的烟幕。不！不行，这一阵灵光叫我瞥见了深渊，

我绝不自己送上门去。”

卢梭喘着气，倚着手杖，在路中央站了片刻。

“唉，原来倒不失为一个美梦，”他又想，“在奴役中争自由，无声无息攻克未来，在天下暴君不知不觉当中，建立起一张神秘的网路……这假设太美，我竟然上当……不！我拒绝恐惧，我不要有猜疑、有阴影，这些情绪不配我自由的灵魂，独立的躯体。”

他想着想着，突然又重新加快了脚步。原来萨贺丁手下的密探，正用眼光来回不断地逡巡着，使自由的灵魂大为惊惧，独立的躯体吃了一惊，自动往廊柱的阴影最深处躲着继续前行。

从廊柱到普拉提耶街距离并不太远，卢梭加快步伐，一会儿便回到了家，像一头后有追兵的小鹿般气喘吁吁上了楼梯，倒在房里的椅子上，对特蕾丝一连串的提问一个也答不出来。

不过，他好歹还是将令他激动的原因解释了一番——是这么一阵急步快跑，这样的热气，是国王御断时的怒气，是见到大众惊惧的冲击，是刚刚才发生的这件事的反应。

特蕾丝反驳他说，晚餐已经凉了，这些都不成理由，还说一个男人不该如此风吹草动便吓成这个样子。

卢梭对最后这句批评没什么辩解。

特蕾丝又补了一句，你们这些所谓哲学家，成天做梦空想的人，全都是一个样……你们最好别再写东西大吹牛皮，声称天不怕地不怕，人也不放在眼里，可是一遇到哪怕是最小的一只小狗一声闷哼，他们也忙不迭喊救命；发了一点小热便呼天喊地，以为死神来夺命。

这是特蕾丝最爱的题目之一，因为她发表得最好、最通畅、最出色。也因为卢梭本性畏缩，总会找出最糟糕的反驳。这时卢梭却不理她，自顾自沉思着：

“幸福是什么？还不是人人认同的标准……谁说洋葱的香味

红颜恩仇记

就比不过玫瑰，孔雀的鸣声就输给夜莺？”

他就这样反复思索着，直到两人上了餐桌吃完了饭。

晚餐过后，卢梭并没像往常一样坐到键琴前面。他在屋里踱着圈圈，朝窗外看了恐怕不下一百次，研究普拉提耶街的地形地物。

特蕾丝本来不是好嫉妒的人，见他如此，便故意吃醋找麻烦。

特蕾丝对卢梭的习惯、心态、举止外貌，连带他的气性，都深为轻视，她觉得卢梭老朽又丑陋，并不怕有什么人会抢了他，她也不信别的女人能用不同的眼光看他。不过，因为嫉妒这种情绪可说是女人最微妙的感情之一，特蕾丝偶尔总要品尝一番。

她见卢梭不停的在窗前来回走，心神难定，若有所思，便对他说：

“好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坐立难安，你才跟谁分手是不是？”

卢梭用一种惊惶的神情回瞪她，让她更为笃定。

“这人让你看了还想再看。”她又说。

“你说什么？”

“看来先生你好像有幽会？”

“哦！”卢梭这才明白特蕾丝是在吃醋，他说：“幽会？你错了，特蕾丝！”

“我知道这是一件疯事，”她说，“不过，你这人是什么疯事都做得出来，去去去，拿着这张风干的老黄脸，尽管追求女人去？”

“特蕾丝，你明知没有这样的事，”卢梭不高兴地说，“让我安静地想点事吧。”

“你是个老不羞。”特蕾丝一本正经地说。

卢梭脸色泛红，好像听了什么实话或恭维似的。

于是特蕾丝更觉得有权利摆出难看的脸色，并用力摔门来

破坏卢梭的安宁。

卢梭逃到书房。

他想，若不去参加陌生人在花河堤上向他提到的秘密约会，无疑的会有危险临身。

“若是泄密的人会受到处置，一定也有一些方法，用来对付态度冷淡或粗心大意之人。”

他继续想道：

“只是，严重的威胁或危险通常不算什么，实现的机会微小；然而那些轻微的报复招数，倒是要多加提防。说不定哪天这些共济会的弟兄在我楼梯上系条绳子，跌断我的腿，赔上我这口所剩无几的残牙……又也许哪天趁我打一座鹰桥底下过时，天上掉下颗碎石块，砸破我的头……再或许，这共济会有某支写小册子的坏笔，就住在这幢楼里，成天窥视我的动静，这也不无可能，今晚的密会不就在普拉提耶街上吗？这么一来，这家伙不知会写出什么庸俗低级的东西，将我弄成全巴黎的笑柄……我不是四处皆敌吗？”

过了会儿，他的心意又变了。

“喂，”他自言自语：“勇气啊哪里去了？难道我连自己都怕吗？我还要不要照镜子？就是全天下合起来对付我，就算这条街的地窖在我头顶上塌倒，我也去定了……没想到恐惧还能孕育高明的推理。打从方才遇见这陌生人回家以来，我就这么死气沉沉的，居然怀疑起自己来！这太不合逻辑……我了解自己，我不是个狂热成性的人，若是我当初在这计划中的结社看出什么奇迹，那必然是因为事实如此。

“因为相信我的作品而来请教我，凭什么促进人类新生的不能是我呢？难道在这实行自己理论的时刻，我竟然要退却吗？”

卢梭愈想愈是激动。

红颜恩仇记

“能有什么比这更美的？时代在前进……人民摆脱粗野的状态，一步步在黑暗中前行摸索；巨大的金字塔之巅，未来的世代将要供卢梭的塑像；我，卢梭，日内瓦公民，为了行所当行，不惜冒牺牲自由与生命之危险！”

卢梭想到这里，心荡神驰不能自己，他坐在大键琴前弹将起来，竭尽全力使那键琴，表达出最响亮，最好斗，最雄浑的想象。

夜色降临后，特蕾丝尽力折磨她的受害人而不得，终于疲倦地在椅上睡着了。卢梭心里狂跳，穿上新衣服，像要去赴狂欢宴一样。他在镜前研究了自己的黑眼睛，发现灵活有神，高兴极了。

他拿了白藤手杖，留意不惊醒特蕾丝，轻手轻脚出门去了。

下楼后，他开了小径上的门，先左顾右盼确定安全无虞。

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像往常一般，有许多无事闲荡互相观赏的人。在那个时代，这也还不算无礼的举动。许多人停在商店橱窗之前，觊觎柜台后的美姑娘。

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多一个少一个人，谁也发现不了，卢梭很快混入人群中。

卢梭到了指示的地方，见一个小提琴手挡在门口，尖锐的小提琴和着歌声回荡在整条街上。

这人身前围着一群听音乐的路人，经过的行人总要绕半个圈。有的继续上路，有的则沿着屋子的墙前进。

卢梭发现靠墙走的人中，有些突然消失无踪，仿佛掉进地洞里去。他估计这些人一定是和他抱着同样目的前来，便决定如法炮制。

他就绕过驻足听音乐的路人，好像就要停下来，可是下一个人走进一条屋子过道时，他还是站在那里。他胆子比这些人小，顾忌又多。